

赵克明散文四题

两个湖

青海湖，城西湖，一个在黄河之源，一个在淮河之滨，二者本没有任何交集。而那个夏天，站在青海湖畔，我却不由地想起家乡的城西湖；自从邂逅了青海湖，每次驻足城西湖岸，放眼波光潋滟的湖面，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千里之外的青海湖。

或许有人会笑话我，一个面积尚不足百平方公里的城西湖，怎能和广大数千的青海湖相提并论呢。是的，这是实情。但是，在我情感的世界里，这两个湖难分伯仲，我总固执地认为它们是姊妹湖。

两个湖都与北方水系有关，有非常相近的形成史。青海湖是一个地质断陷湖，成湖初期与黄河水系相通，湖水通过东南部的倒淌河泄入黄河。由于新构造运动，周围山地强烈隆起，致使原来注入黄河的倒淌河被堵塞，形成了水域广大的青海湖。而城西湖呢，本是淮河的一个支流，由西南向东北径流注入淮河。第四纪晚更新世，沿淮一带呈沉降状态，河流迂回侧蚀作用强烈，使得城西湖河道逐渐加宽。也由于新构造运动，到晚更新世晚期这一区域自南而北翘起，淮河河道逐渐北移，南侧地形低洼处便形成城西湖的“胃状”湖体。如此看来，这两个湖的形成历史有着天然的巧合，就像是人的心灵感应。

两个湖都是有故事的。关于青海湖的神话色彩浓厚。一千多年前，唐蕃联姻，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王松赞干布，临行前，唐王赐给她一面能够照出家乡景象的日月宝镜。途中，公主思乡心切，便拿出宝镜，果真看见了久违的长安，不禁泪如泉涌。然而，她记起自己的使命，便毅然扔出宝镜，只见一道金光闪出，变成了青海湖。另一个更神话的故事是，天官王母娘娘每年农历六月六设蟠桃盛会，宴请各路神仙，会址千挑万选，最终确定在她最大的瑶池——青海湖。这些故事，无疑给青海湖蒙上神秘的面纱。

城西湖没有这样的神秘，但它却是

真实而颇具震撼力的神话。且不说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在开国领袖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的号召下，城西湖畔摆开了治淮战场，创造了人定胜天的奇迹；也不说特殊年代，在城西湖及其以南丘岭地区，兴建了为世人惊叹的史河引灌工程，谱写了一曲英雄壮歌；单说城西湖从上世纪60年代的“沧海桑田”，人们就不能不由衷点赞这一现实版的传奇。

1966年5月7日，毛泽东在南京军区计划围垦城西湖的报告做出批示。就是这个打着时代印记的“五·七”指示，改变了城西湖的面貌。两个师的军人，十万名的民工，一千多个日日夜夜，在淮河蓄洪湖诞生了一个军事化的农场。春天里，一垄连着一垄的麦苗，释放着鲜艳的绿，无边无垠，直逼你的眼睛；夏天里，望望是灿然的麦穗，黄中透着亮色，如跳跃的金子一般；最壮观的是收割时节，湖内湖外，堤上堤下，到处都是身着绿军装的年轻人，到处都是奔驰的绿军车，此起彼伏的歌声，此起彼伏的号角声，此起彼伏的机器轰鸣声……整个的一部动感十足的超级大片。军垦，不仅为“备战，备荒，为人民”创造了极为可观的物质条件，对当地的工贸、交通、教育、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，而且融洽了军民关系，演绎了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，这些故事犹如宝藏老酒，愈来愈散发出令人回味的幽香。当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，中央高层决策者又综观全局、放眼未来，撤出城西湖围垦部队，退耕还湖，使这颗淮河明珠焕发璀璨夺目的

光彩，让一方百姓尽享自然生态的绿水青山。

青海湖与城西湖的故事，情节不同，背景各异，没有任何的关联，但我倒觉得它们更像是一个故事，由远古虚拟到现代真实的演绎或续接。我还痴痴地想，如果能够发掘出城西湖故事的细节与幽微，那它将会生出翅膀飞越远，其动人魅力定会远超过青海湖的神话。

青海湖与城西湖，其共性还在于它们都具有原生态的美。两个湖，一样是大自然馈赠的珍宝，一样的清波荡漾一碧万顷，一样的淡妆浅眉素面朝天，一样令人的视野与心胸为之开阔，一样叫人惊叹“海到无边天作岸”。

两个湖水面都极有层次感，近处很浓，温婉如玉，蕴涵极深；远处则淡，闪闪烁烁，如新开的铜镜；更远处则迷迷茫茫，如梦如幻，与天边融为一体，像极了大画家笔下隐隐约约的写意画。若要细加比较，青海湖更像是大地托举的一面宝鉴，而周边的金黄油菜花和杂生的各色高原花草给它镶上彩框。而城西湖则四季各有意趣。春夏季节，垂柳婆娑，湖面时隐时现，明灭不定，好似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女子半藏在一帘幽梦中；秋冬时节，树叶凋落，闪亮亮蓝汪汪的湖水便落落大方地接近你，展示它晨光的素净与晚霞的华美。

青海湖被誉为“鸟儿的天堂”，满湖的水鸟与游人欣喜欢跳，或翩翩飞舞，或小憩水面，或相逐嬉戏。资料记载：青海湖常有野生鸟类220多种，代表性的有玉带海雕、胡兀鹫、金雕等；春天里，

斑头雁、鱼鸥、棕颈鸥等齐聚于此，在海岛上筑巢垒窝；金秋时节，迁徙的鸟类也在这儿歇息；还有，特意选在青海湖度冬的大天鹅。种类、数量繁多的鸟儿，构成了青海湖一道诱人的风景线。

其实，城西湖也是“鸟儿的天堂”。常年居留在湖区的是野鸭，分大青鸭、麻鸭、花脸鸭等，它们在此产卵，孵雏，成群结队飞来飞去，远看如同一片青云。初春和深秋时节，迁徙的大雁也在这儿停歇，一阵阵一群群，数量煞是可观。近些年来随着湖区生态环境的改善，白鹭、鸥鸟、白天鹅等也云集于此，勾画出一幅唯美而壮观的画卷。

湖面有鸟，水里有鱼，这也是青海湖与城西湖的相同之处。青海湖地处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，生长的都是高原鱼，像湟鱼、斯氏鲈、梭形鲈等，大多是禁捕的特有珍稀物种。而城西湖水面宽阔，水草丰茂，水温适宜，为鱼类自然繁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是淮滨大型天然鱼场，也是垂钓爱好者享受渔趣欣赏美景的游乐场。无论春夏秋冬，慕名而来的钓友，在湖畔及通往湖心的路道上接续起钓竿的龙长，这无疑又平添了一道独特风景。

青海湖，城西湖，两个湖在对比蒙太奇的作用下，化作相互叠加的镜头，进而催生出许多关于城西湖的联想与想象。恍如翡翠的湖面，碧波闪烁，画舫轻随，一橹一桨摇出丝丝缕缕的惬意与浪漫；通往湖心亭的桥桥上，钓者列阵，观者如云，眼眸中闪出动人心弦的诗与远方；荷花、菜花、柳丝簇拥的环湖堤岸，健身步道，蛟龙盘旋，无数矫健的身影释放出魅力十足的青春与梦想……每每这样想着，城西湖便越发成了我心中的青海湖。

是的，随着“两山理论”的深入人心，随着淮河生态文化圈的构建，随着乡村振兴行动的升级，淮畔明珠城西湖定然风姿绰约，她和青海湖还真的成为姊妹湖呢！

村庄就是各小旗官军的驻地，后来，它们演变成村落，并以当时小旗的编号和所处方位命名。

试着想象一下：一片旷野，白云悠悠，草树碧绿，溪水潺潺，三五村落散于其间，成群的牛马缓缓游弋，袅袅炊烟处有兵卒与村民闲适地聊叙家常，抑或牵着马赶着牛行走在如茵的草地上，小溪边，他们的歌声或口哨声随着微风轻轻飘荡，一直萦绕到空中的白云。一切，都是静悄悄的，静成了一幅油画，一幅主调静谧的油画；一切，都是慢节奏的，如影视剧里的慢镜头，舒缓，抒情。

而如今，人类社会前行的步伐变得越来越急促，静态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状已成为过去的故事。尤其是在这国际大都市，快节奏，高速度，超动感，所有的一切都受着惯性力的作用，根本停不下匆忙的脚步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这座城市才十分张扬地变高变大，日新月异，活力四射，释放出美轮美奂的色彩。

然而，急匆匆忙的狂奔，是否错过一路的风景；无忧无虑的躁动，是否沉湎了内心的安静；炫目焕然的燃放，是否否定了其中的真意。

近年来，极简主义者倡导，欲望极简，物质极简，生活极简……或许，被繁杂绑架的生活，不妨做个减法，褪去繁复的甲壳，精简繁杂的程序，放慢急匆的步履，也许生活会多一分轻松，多一分闲易，多一分惬意。

西三旗桥奔流不息，但愿它能舒缓一下流速，让这流动的车、流动的人以极简而沉静的心重温“旗”的影子，赏一赏蓝天、白云、绿草、溪流。

凉”。

赏月吟诗，已然成为古代文人最浪漫的精神追求。千百年来，留下许多令人玩味的佳作。唐玄宗时才子张九龄，写了广为流传的《望月怀远》，留下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的传世名句；宋代大词人苏东坡一首《水调歌头》，让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千古咏唱；宋辛弃疾在《满江红·中秋》中也写道，“著意登楼瞻玉兔，何人张幕遮银阙？”晋代著名画家顾恺之，被朝廷任命为散骑常侍，与谢瞻住邻居，中秋之夜，顾在自家院子赏月，诗兴大发，便高声吟起诗来。谢听到他的吟咏，亦隔墙称赞。听到谢称赞，顾更加兴奋，一句接一句没完没了地吟起来。谢陪他时间太长，欲入室就寝，临时找个下人，让他随机应变。人换了，顾惜之却浑然不知，一直吟咏到天亮才罢休。

可以想见，那高挂于天空的皎皎圆月在人心中何等有分量，它撩拨了诗人多少浪漫的遐思与想象，而秋日赏月又氛围着多么浓郁的诗意与高雅的文化！

令人遗憾的是，我们已远离了每年的圆月中秋，在“嫦娥奔月”的神话变为现实的今天，许多人拆了想象的翅膀而背着功利的行囊在匆匆赶路，却无暇驻足仰望夜空中的那一轮圆月，任由它孤独寂寞地挂在高高的天幕上。

西三旗桥断想

流。这是庞大的年轻人群，他们或徒步，或蹬着共享单车，装束虽然各异，但后背上几乎一律背着双肩包，姿势也几乎相同，探向前方，行色匆匆。据了解，西三旗一带有许多住宅小区，而西三旗桥西南有关村等功用不一的创业园。背负双肩包的游鱼们每天清晨就由这些小区聚拢到西三旗桥下，形成偌大的鱼群，然后向远远近近的创业园游去；入夜时分，又披星戴月从不同的方位游回来，再次聚拢在西三旗桥下，然后匆匆向各自的小区游去，让那属于自己的扇窗亮着的灯光洗去一天的忙碌与疲惫。

夜的西三旗桥又是灯的河流，一盏盏的车灯连缀成一条条光亮的火龙，闪闪烁烁地动，一些车灯渐渐暗淡于夜色中，另一些车灯又继起来，真正如古人所造的一个词语“川流不息”。桥上桥下的车流彼此交相辉映，更似涌动的海浪，忽而高，忽而低，起伏起伏，像是维持着一根根白而亮的链条在兴奋地狂舞，舞出了鬼步舞或圆舞曲的节奏，我叹服了哲学家创造的多元论经典原理，也叹服了这座桥，它将一个经典哲学原理做了最直观最经典的诠释。

西三旗桥是动态的桥，在这里，安静是不属于它的，悠闲是不属于它的，

恬淡是不属于它的，它总是那么喧闹，那么匆忙，那么卯足了劲儿去追逐未知的远方。西三旗桥下没有河流，却不舍昼夜地流淌着无数人匆忙的脚步与焕然的梦想。

西三旗桥是以其位于西三旗而命名的，由它的“旗”字，我总会联想到清代的八旗军，于是武断地认为这个地方是作为清代的八旗军驻地而得名；后来，查阅了相关资料，发现西三旗之形成与得名，与清代八旗军并无关系。

其实，西三旗之源源自明代，是当时有部分军队在这一带牧马的结果。明代的军制是在一些要害之地设置卫或所，以尽保家卫国之责。卫所有千户所、百户所，所下分总旗、小旗，“旗”为最基层单位，如同今天的“班”。明代为了抵御异族卷土重来，在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同时，还在长城沿线设置“九边”，统领大批卫所官兵保卫边防。为了供给沿边驻军战马所需，在内地设立了许多牧马草场和马房，抽调部分官兵专门牧马养马。明朝时，北京地区的牧马草场和马房很多，其中西三旗东边的黄土店就很有名。当时，黄土店周边少有村庄，到处是青草茂盛的空旷之地，被分派来牧马养马的官军，按照所编的小旗散布其间。西三旗、西二旗、东三旗、东二旗等

皎皎中天月

感，于是中秋赏月、拜月、吃团圆月饼便成习俗，且演绎出许多浪漫的欢娱。相传古代齐国丑女无盐，幼年时曾祭拜拜月神，长大后因高尚的品德而被召入宫中却始终未得宠幸。某年农历八月十五，正在赏月的天子邂逅了静谧月光下皎洁宁静的她，被她淡然、清逸的气质吸引，遂封她为后。从此，便有少女中秋拜月，祈愿“貌似嫦娥，面如皓月”。唐代《开元遗事》也记载一个传奇：中秋夜，唐明皇偕杨贵妃在月下游乐，兴极之上，径自登上月宫，唐明皇还在月宫学得半部《霓裳羽衣曲》，后来补充完整，成为传世之作。唐明皇念念不忘这月宫之行，每年此时此刻，必要赏月一番。皇上有此雅兴，百姓便相仿效，月圆之时欢聚一堂，享受人间美景。

中秋赏月，唐代极盛，宋、明、清代更具规模，从各地至今遗存的许多“拜月坛”“拜月亭”“望月楼”古迹可见一斑。北京的“月坛”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造的。每当中秋月夜升起，于

在传统意义上，桥是与河流相伴的，像刻上古老文明印记的赵州桥，标志现代文明的南京长江大桥。

然而，随着城市文明的进步与交通业的发展，道路立交桥应运而生，桥不再结缘于水。飞架于北京海淀与昌平之间的西三旗桥就是这样。它与流动的河无关，却不昼夜地流淌着，车流，人流。

在京城，西三旗桥是一座普通的立交桥，与复兴、阜成门、东(西)直门等著名立交桥相比，自然是小巫级别的，着实有些羞涩，但是凭我的直感，它在北京的地位不亚于那些名桥，应该是不容小觑的。

西三旗桥自古即为京都通衢大道，又是明代皇帝前往天寿山谒陵的必经之路，所以从明永乐年间就派驻百户所在此屯军。如今的西三旗依然是北京交通要道，桥上京藏高速首段八达岭高速，桥下是一条交通要道，这两条路都是北京连接京外地区的重要枢纽，而西三旗桥也自然成为一个交通咽喉。

西三旗桥永远是动感的。桥上桥下都是不懈奔腾的车流，无数的汽车连接成了条条神龙，不见其首，也不见其尾，就那么上演一场无休无止的马拉松赛，追逐一般向前跃动着，如大河中的波浪一样，所不同的是，河中的波浪是朝着同一方向的，而这里的车流是多向的，向西，向东，向南，向北，来来往往，前后相拥，似乎超越了时间，也超越了空间，处于一种永动的状态。

西三旗桥下的路道上，伴随着浩浩荡荡的车辆巨流，有庞大的鱼群游走其中，又构成了一股绵延攒动的人的洪

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意象中，月亮是最为鲜明突出的，尤其是中秋月，遥远的古代就有秋祀拜月的风俗。《礼记》中有言，“天子春朝日，秋夕月。朝日以朝，夕月以夕”，这里的“夕月”就是拜月的意思。

中秋赏月，自然因为月亮的美好。《诗经》中就有一首《月出》：“月出皓兮，佼人洵兮，舒忧受兮。劳心忡兮。月出照兮，佼人僚兮，舒窈纠兮。劳心悄兮。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，舒天昭兮。劳心惨兮。”月光如水，美人如花，明月、美人相辉相映，既活现出月下美人的迷离动人，又映射出空中明月的皎洁可人。

仰望皎皎明月，会产生许多浪漫的遐想，嫦娥奔月，玉兔捣药，吴刚伐桂，人们极易进入神话的世界。那个射日英雄后羿的妻子——嫦娥，面对着手持宝剑逼迫她交出不死之药的歹人蓬蒙，情急之下毅然打开药匣一口吞下药物，结果飘离地面，飞向天空。她牵挂着心爱的丈夫，就落在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，被关在寂寞的月宫中，成了后羿痴痴仰望的情影。那个手持板斧的吴刚，原在南天门当职，因怙念嫦娥分神，常疏于职守，被玉帝罚到月亮上去砍一棵叫月桂的大树，可无论他怎么用力，桂树依然枝繁叶茂，每逢中秋香气四溢。吴刚灵机一动，就把它的种子撒播到人间。

月亮美好的传说，触动古人的情



赵克明，皖西洪集人。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安徽省散文随笔学会会员。有散文、小说、诗歌(歌词)、文学评论等作品散见《华夏散文》《广州文艺》《中华文学》《散文诗世界》《诗歌月刊》《上海词家》《散文选刊》《传奇·传记文学选刊》《海外文摘》等数十家报刊，收入《诗意的红烛》《阅读安徽》《精短散文佳篇选粹2018》《安徽散文诗年选·2021卷》《2022中国精短篇小说年选》等十余部作品集，获得过全国教师文学奖、安徽省报纸副刊好作品奖、安徽省新闻奖、山东省“牡丹杯”全国散文大赛奖、河北省“我的读书故事”征文奖等20余个奖项，散文集《悼念一条河》连载于中国作家网。

那条河叫什么名字，已经记不清楚了，也许它压根儿就没有名字，或者本就不是一条河而是一道水沟；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它是一条真正的河，在我的河流词典里比长江、黄河更醒目。

我的家乡冈多水少，村前有一口水塘，村后有一条小河。河是顺着风边蜿蜒而来的，两岸并不宽，最宽处大约就两三米吧，因而不需要架桥，行人可以从较窄的地方跨过去。河水也并不深，只有到了雨水季节才没过一半的河床，倒映着两岸的花草流云般漂移，如巧手的织女轻轻抖动刚织好的锦缎；而在平日里它就那么清冷冷的一脉，潺潺地流着，水底的鹅卵石和小鱼小虾清晰可见。

孩提时，小河是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的玩耍之处。那时候，孩子们有一项任务——放鹅，就是把自家的小鹅赶到野外吃草。待到小鹅的脖子鼓起一圈的时候，便把它们赶到小河里去漂漂，大家也就跳入水中与鹅们一起嬉戏了，捉小鱼小虾，逮小蝌蚪，捡拾鹅卵石。小河里的鹅卵石大小不一，大的如鹅蛋，小的如豆粒，但通体一律白色，晶莹剔透，握在手中凉凉的，有一种润润的感觉。

我很好奇：这小河并不大，流水也不急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光滑的石头呢？老祖母曾很神秘地告诉我：很久很久以前，这个地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海，时有水怪兴风作浪，掀起石头雨，让人生活在惊恐中，龙王爷怜悯生民，纵身把海底翻朝天，就成了现在的样子。祖母的解释到底有没有依据无从考查，反正我是深信不疑的，因为在我的心中祖母是知古道今的人，她所说的自然没错。每当在小河里捡鹅卵石时，我的眼前总浮现出一片汪洋，一块块小石头像鱼一样踊跃地跳动着。

带着这样美好的想象捡来的石子，还给了我们无穷的乐趣，那就是伙计们围在一圈玩抓石子游戏，谁的石子被抓完了就再下河去捡，一直回到家人拖长音调喊“吃饭喽——！”才肯罢休，或者玩到小鹅自己回家进圈了，大家竟毫无察觉。

有时候，我和小伙伴们会在小河里打水仗，赤着脚，踩在滑溜溜的鹅卵石上，脚板麻酥酥的，于是大家撩水对洒，由撩水而泼水，由手动而手脚齐动，有人还将草帽拽下来当水瓢，直泼得一个个都成了“水猴子”，浑身上下水淋淋的，满河都是咯咯的笑声。当然，这会在是夏天，大家都不担心被大人责骂，因为都穿得单，水仗打完跳上岸，敞开衣襟躺在草地，不一会儿衣服就全干了，所发生的一切都没了影儿。

河中的乐趣自不待言，河岸的乐趣也无穷无尽。河的两岸长满了青草和灌木，春天草色由黄而绿，树木由疏而密；夏天草木葱茏，繁花盛开，蜂飞蝶舞，枝头一片喧闹；秋天黄叶殆尽，野果垂挂，显得十分招摇；冬天冰雪覆盖，皑皑一片，将小河渲染成一幅水墨画。一年四季，我和小伙伴们都喜欢来到河岸，寻找属于自己的童趣。抽茅衣、采桑蚕、掐大麦泡、捉蜻蜓蝴蝶、堆雪房子雪人都是很有趣的事儿。茅衣是茅草花未开出的蕊，软软的，嫩嫩的，甜甜的，把抽出来的茅衣扎成一小把，边玩游戏边剥了吃。大麦泡学名覆盆子，味道酸酸甜甜的，掐下长有果实的枝条，轻轻采摘下来，用茅草的茎穿成项链样的一串，提溜在手上，一颗颗地取下来，有滋有味地品尝。

不过，祖母常提醒我：剥蓬中的红果子下面有蛇精呢，太贪吃会被它缠住。有个真实的故事，说一个孩子采野果被蛇缠住了腿，大人用剪子剪蛇，而蛇却越缠越紧，直到把孩子的腿缠青了，身子缠青了……此后，每当看到小河边有红果子在枝头招摇，我就立即记起祖母的话，便也格外警惕起来。

捉蜻蜓蝴蝶的乐趣在“捉”上，小河岸边植被丰富，蜻蜓蝴蝶很多，但那些五颜六色的小精灵机警得很，悠闲地停飞在草叶或花枝间，可待你刚一伸手，它却轻动薄翼，移到另一棵草或树枝上。偶尔提到一两只蝴蝶，也会在观赏之后放掉，因为祖母常讲梁三伯与祝英台的故事，说他们最后都化作了蝴蝶，于是便对蝴蝶产生了怜悯之心……

小河就这样伴随着我贫瘠而富有的童年，如同一根精神血管一样搏动在我成长的躯体内。不知何年何月，也许是我告别少年求学工作于外地的时候，也许是祖母日漸老迈溘然离世的时候，那条小河不再撒欢，不再歌唱，不再叙述那引人遐思的故事。

先是来水处的山冈被推土机改造成田地了，后是村庄上人家房屋扩建填埋了一年分河湾。有一年清明，回乡给祖母扫墓，已经认不清小河的位置，我指着一排杨柳树问：“这里是那条小河吗？”二弟说：“是的。我记事时它还在，后来不知不觉就没了。”又过了几年回乡祭祖，忽见那排杨柳树也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水泥路、电线杆，母亲说：“电通了，自来水也通了。”我提及那条小河，她长叹道：“那河水真清！——你小时候还捉过一条大鲢鱼呢……”我默默立在那儿，脑海里闪过那一丝清冷的水，闪过童年小伙伴们在小河里欢快嬉闹的身影，闪过长辈母摇着芭蕉扇娓娓给我讲故事的情景……

童年一起在小河里玩耍的小伙伴们已经不知去向，祖母的坟墓就兀然立在离小河故道不远的冈边上，而那条小河也只能永远流淌在我记忆的最深处……